

山河有故人

李晓

多年前去过的一些地方,在天光隐隐里,总觉得它们探出头来,给予我深情的凝望,让我约定时间,再去探望。

人在日子里老去,树在年轮里粗壮,往日游历过的山河还依旧吗?

一天一天的时光,是我们生命中燃起的柴火,它最终化为灰烬。在这灰烬里,呈现时光的一种耀眼的白。

人到中年,偶一仰头,在地平线影影绰绰的远方,山顶上是皑皑雪峰。其实那不是雪峰,是一些山河故人,白了头,白了眉,白了日渐浑浊的目光。

地质学家考证说,我们祖国这块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陆,历经了 46 亿年的山河碰撞,板块漂移。沧海桑田,是亿万年时光的造化。想想一个人的一生,远没有一块石头的生命那么久远。

这些年,一些旧交故人,也在山河里流逝。前不久去友人老孙的墓地,几个人提了两瓶酒,一瓶放在老孙的坟头,一瓶留下,几个人在坟前一口一口饮下。我们无声地说,老孙,起来喝酒吧,你这个酒鬼哦,号称喝遍小城无敌手。一个人没有对手,一个人没有同类,是多么骄傲与孤独。3年前,老孙感觉肝部疼痛难忍,去医院一检查,肝癌晚期。不到两个月,老孙就走了,老孙给朋友们留下的遗言就是,想起他时,就去他坟前喝喝酒吧。趁我们都没有忘记这个酒鬼,我们谨遵老孙留下的遗言,一年之中,去他的坟前喝一两次酒。老孙在市郊的坟墓,成了我们几个活着的老男人在人世聚集的根据地。有时,我们默默坐在老孙的坟墓,感觉坟墓突然就有了生机,冒出股股白烟,是老孙在里面憋闷了,出来升空吐一口气了吧。

去年秋天,我们在老孙的坟前碰见了他的儿子。儿子刚结婚,带着新娘来到坟前献花。儿子在坟前说:“爸,我结婚了,来看您了……”老孙高大身材的儿子,起身和我们热烈拥抱,他说:“叔啊,你们还来看我爸,谢谢了……”

有次坐火车,黄昏中穿过铁轨旁的村庄,见村庄里两老哥们儿,吆喝着两头牛,一前一后慢悠悠回家,炊烟在屋顶拉得很长。我在窗口朝两老哥们微笑致意,见他们身上都背着一个军绿色的老式茶壶,我不明白,壶里装的是水还是酒。不过那一瞬间我是深深地感动了,两老头儿,在同一个村庄,在一年一年的风雨雷电里,陪伴着老去,真是一件幸事。

有一年,我坐火车去西部一个大城,本来那座城里有我早年前认识的一个文友,也知道他的联系方式,我半夜里起床,远眺城市阑珊灯火,突然决定,第二天就不去打搅他了。分别这么多年,我们情感的铁轨线,或许已经很难相交,我害怕相见的短暂热情过后,就是言不由衷的应付。就这样,让一些时光里暗淡下去的友情,在山河里变成模糊的底片,还是在一个人的暗室里显影最好。经过时光老水浸泡的底片,尚能显影的,一定是内心里留下烙印了。

有次在城市里闲逛,看见大街对面一个多年没见面的老友,身体发福了,眼袋变深了,我们都发现了对方,我正准备跑过去,准备请他到小酒馆里寒暄叙旧,没料他在那边张开嘴,不是说话,是打起了呵欠,朝我招招手,转身往前走了。曾经在心里还时不时燃起的一盆炭火,顷刻之间化为白色的疲惫灰烬,在风中散开,转瞬吹得没了踪影。

山河老去,老去的是一些故人身影。山河依旧,依旧的或许是心里的一份念想。那么,就让山河与故人同在,隔着时光的汪洋,俨如那样一句话,身已飘零碧海,人如临水照花。

凭吊马蹄关

周德富

山峦叠嶂之间,一条公路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穿过。穿过山腰的公路之下,有一处山峦似马蹄之形,同行好友告诉我:“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蹄关,清初吴王剿水西的古战场之一!”

思绪飞奔那硝烟弥漫而已泛黄的烽火岁月……

清初三年(公元 1664 年),吴王吴三桂诱逼水西宣慰使安坤反叛朝廷,已达清廷命其统兵剿灭水西拥兵西南自重之目的。战事开端之初,吴三桂远道而来,不谙地形及彝兵之虚实加之劳师远征而首战失利,被水西彝兵围困在六圭河,后拼命突围搬来救兵。再战水西兵,水西兵败,吴三桂乘胜追击占领水西城为其指挥中心。同时以十镇兵力外加上王府亲兵,四面开花,寻找水西彝兵主力展开决战。

战场主要摆在水西东南面。今金兰镇猴场村马蹄关至新仁乡的金寨是安坤主力驻扎之地,吴三桂亲率清军主动攻打马蹄关。

一连几日,双方争夺、固守马蹄关,展开拉锯战,互有伤亡。一日,马蹄关不幸被吴三桂气急败坏调来的红衣大炮攻破。吴三桂正春风得意驰马策往毡帽山水西大营进发,不料中途杀出一位彝家阿黑小将,“嗖”一箭射落吴三桂头盔和假辫子,众彝兵欢呼呐喊,声震山野。吴三桂受了羞辱,心中恼羞成怒,集中满营将士向毡帽山冲阵破关。正当他驱使大军漫山遍野往上冲关之时,孰料又中了水西兵将暗设的“窝弓”。吴三桂睁着血红的双眼,挥舞大刀督战。哇哇大叫:“冲锋破关者重重有赏,退缩不前者统统斩杀无赦!”

一场又一场血腥的厮杀,水西彝兵最后防线终于被攻破。破关之后,吴三桂放任满营官兵烧房、杀人、掠夺、奸淫,一时之间,无一寨完好,无一户幸免,尸横遍野,哀嚎震天……安坤只得匆匆逃进十万溪箐(今龙家箐),以图东山再起,重整兵力寻机再战吴三桂。

殊不知,水西彝家大势已去,安坤被跟随多年的亲信岔嘎那起歹心出卖了。安坤被清兵生擒,押至水西城后被吴三桂剁死于市……

天作孽犹可违,自作孽不可活!

挑动民族是非,诱逼安坤反叛以图拥兵自重威霸一方的吴三桂,感觉自己可以一手遮天。殊不知,终将难逃正义和公理的审判。彝家败类岔嘎

那,以为卖主可以求荣,焉知被满人所唾弃,尸横郊野没有好下场。

我曾怀古来到马蹄关,我曾探幽站立毡帽山下……然而惭愧的是那时只在人们的世代口传中得知马蹄关、毡帽山这些名字。

今天再来马蹄关、毡帽山,眼前只留剩荒草一片,碎石一摊。久久伫立,不仅仅是访古探幽,一阵山风吹来,更是疼定思痛!

极目荒关,仰天悲戚,一夜踏破千尸横野。孰堪忍,浩叹皮熊欲匡业,尽毁灭平。喜看今朝,东方崛起,马蹄关人民,脱贫攻坚克难,凤舞龙腾!



梳妆 苗青 摄

金麦秸，银麦秸

葛亚夫

夜晚,麦田像黄牛般卧着,一棵秸秆一颗牙,把白天饕餮的阳光,反刍成漫溢的月牙。

所以,麦粒是金黄的,来自太阳;面粉是银白的,来自月亮。每粒麦子里,既有阳光的味道,也有月亮的味道。人吃麦子活着,生活也一半是太阳的颜色,一半是月亮的颜色。

割麦时,村人都起得很早。孩子、大人和老人,三军用命。咬一口馒头,手里就剩一轮下弦月;喝一瓢水,肚里就摆一轮上弦月。他们精神矍铄,像一弯新月,游弋在麦田里。

月牙像一张弓,月光的箭矢,把村庄射得比麦田还远。

镰刀像一弯月,麦子的箭矢,把麦田射得比村庄还远。

村庄的人弯着腰,像一张弓,像一弯月,汗水的箭矢,把时光射得比月光还远。

麦是金黄的。麦穗是金的,麦秸是黄的,它们都有着阳光的肤色。

碾去麦穗,麦秸是月白的;碾去麦壳,面粉是月白的。它们都隐匿着月光的胎记。

麦秸站着时,是金黄的,是天地的黄金通道,麦穗是咸阳,每粒麦都是一场鸿门宴。

女人都有着虞姬的柔软,纤手一挥,就拂去男人满面的征尘,褪下满身的金甲。

女人遇到麦秸,就像虞姬遇到项羽。心思如针,三千青丝,一千编织成馍盘,可以慰风尘;一千编织成草帽,可以遮风雨;一千编织成首饰,可以诉风情。

男人都自诩为力拔山兮的项羽,他们和女人一样气盖世,看不上刘邦。

村庄里,女人是月亮的白,男人是太阳的黄,他们

的故事也是月亮和太阳的故事。

麦秸倒下时,是银白的,是人世间的星光大道,一段秸秆,一段时光的筋骨。

老黄牛干着伤筋动骨的活,吃着麦秸和麦麸养生息。石槽里,秸秆是白的,麦麸是黄的。男孩注视着,嘴角边也溢出月光和阳光的滋味。

牛棚下,牛的牙齿是白的,毛肤是黄的。男孩抚摸着,手心里流动着月亮和太阳的温度。

天地间,男孩伏在牛背上,揣着那个传说,白天溯回在阳光里,晚上溯游在月光里。当男孩有了阳光的肤色,织女就披着月光走来。男女间的事,也是太阳和月亮的事。

银麦秸能治愈老黄牛,让他还魂,生龙活虎;也能治愈泥土,让他站直,遮风挡雨。

男人把麦秸铡碎,掺一口水,喂到泥土里。那些流失的钙铁锌,又重返骨质里,泥土也青春返照。挺直腰板,站成一堵铁骨铮铮的墙。白天,太阳照在墙上,麦秸是黄的;晚上,月亮墙上,麦秸是白的。土墙里的生活,也一半是阳光的灼烫,一半是月光的温柔。

那一年,“牛鬼蛇神”掘开祖先的坟墓,焚棺坑碑,祖先在荒野上哭泣,无家可归。

爷爷一无所有了,背筐麦秸偷偷去上坟。他深信,人间的麦秸是阴间的金条。祖先的骨骼零落一地,比月光还惨白。麦秸金黄,火光比阳光还刺眼。

爷爷抓把土,撒在空中,呼唤着祖先:祖先回家了,回家拾钱了……

人世间的事,是太阳和月亮的事。人鬼间的事,是月亮和太阳的事。